

# 海浪华

梁崇真 著

5  
2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海浪花

梁崇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浪华/梁崇真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6

ISBN 7-5059-3855-X

I.海… II.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4407号

书 名	海浪华
作 者	梁崇真 著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3页
版 次	200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855-X/I·2973
定 价	18.00元

## 序 歌

我无言地站在南海岸边，迎着海风看群鸥起舞，看去帆归棹。我默默地肃立着，肃立着，心听着岁月的涛声！

“问依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这是《葬花辞》中的句子。哀怨的歌吟，诉说着吟唱者怜春、爱春、惜春的隆情实意；临风伤怀，惊惧春之来去匆匆！这春天真的是来无迹去无声的吗？不一定吧。你听听：春江冰裂之声；春雷炸响之声；春风掠过枯枝梢头的呜呜声；春雨着地的沙沙声，这一声声都汇拢到一起，不就汇成万马踏地般的春声了吗，与这隆隆的春声相偕而至的，看呀，是七彩璀璨的春色！

春天是美丽的。她美得青翠欲滴，她美得鲜艳如锦，她美得使所有物种都为她的到来而生机蓬勃雀跃欢呼，她美得令古今中外所有的笔客高人，都写不尽她的华彩丰姿！待到春归去，夏日浓荫，瞬时雷雨，庄稼拔节，荷池蛙鼓，那又是怎样的一番奔向秋熟的喧呼啊！

春的绚丽始自肃煞的寒冬。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华艳，不会因时光流逝而减色，她的美丽是永久的，是永远永远都鲜活着的！

## 目 录

- 序 歌 /1  
第一乐章 飞轮流韵 /1  
第二乐章 东北叙事 /83  
第三乐章 怒海归航 /230  
乱 声 /288

## 第一乐章 飞轮流韵

北京东城区。

纵横有序的胡同两侧，是连片错落有致、布局严谨且大小各异灰砖青瓦的平房四合院。这略显土气又古色古香的院落，是中国北方常见的民居建筑。

一座气派与众院落不同，坐北朝南，红门、灰砖、绿瓦、彩檐的平房四合院，院子的大门开在正南的东头，正对大门处立着一道高高的雕花灰砖影壁墙，墙上突显着一个镶嵌的大福字。院子里，有一个由南屋北屋和东西两侧抄手厢房围成的正方形空阔地。在北屋即正房的东山墙和西山墙处，还各有一段小走廊通向有树有花有水池子的后院。院子中的空阔地，长着几株古树，这几株古树恐怕有上百年的树龄了，在长得半大小子合抱粗的树干上，下部光秃秃，只有树干上部崩裂着不多的几片老树皮。空阔地上在原先是种花种草的地方这时候被用作菜地，去年的豆角架子还完好地立着。

据说这座不小的四合院是前清一位与皇族有亲的人在嘉庆年间所建。辛亥革命后，被北洋政府一个大官占了去，解放后作为官僚资产收归国有。现时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军人，军衔中将，姓路名开。他的姓名凑巧跟扑克牌中的老 K 谐音，自抗日战争后期开始，老战友们都戏称他为“老 K”。这个叫法渐传渐开，几

十年下来由戏成俗，大家都称他作老K。

路将军的夫人是吉林省德惠县人。她的父亲在乡间是个知书识礼的人物。科举时代他考过几次秀才但都没有考中，后来废科举兴学堂，时势大变考秀才的机会没有了，也许是几次都名落孙山的失意吧，他失去了再争什么金榜题名的兴趣，索性在农村老家继承祖业当起地主来。在乡里他有使用大批雇工拥有众多佃农的庄园，在县城里也有经营商业的产业。既是经营得法当然也是剥削有方，只十年时光他这个乡间地主，在老家百里方圆之内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东。

“九·一八”事变那年，路夫人时年12岁，为了躲避从奉天那边杀过来的鬼子兵，在一个没有月亮下着小雨的深夜，她和她的二哥一起，被不愿让儿女当亡国奴的老父亲用一辆马车悄悄送出屯子，在一户得力家人的护送下来到北平找到已经在北平上大学的大哥，往后她就跟大哥二哥一起留在北平上学。

她参加过在北平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八年在中国共产党员的二哥帮助下，瞒着大哥逃离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几个同学结伴西行取道西安最后来到延安。但她只在延安生活了两年多，因为发生“皖南事变”，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重建新四军，她又以军医的身份跟别的同志一起，被选派从大西北奔向江南。这个生长在高粱堆中的东北姑娘，在路开司令员的带领下，从那时起，就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江南的水乡泽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和路开师长结婚。但一直迟到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结束才有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950年随着工作调动，他们在北京安顿下来。1952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这个小男孩在他的父亲领兵入朝作战之前二十多天出生。将军远征在即，他突然降临人世，他的到来给这个军人家庭增添

了许许多多的欢快。

入夜，路开将军处理完当天的公务，听完每天必听的新闻联播关掉收音机，心里惦念着生孩子才三个星期的老婆和才出生的孩子，他轻步走进灯光略显幽暗的卧室。轻手轻脚走到大床跟前站定，看见夫人正侧身躺在床上，对着吃完奶睡着的孩子满面含笑地瞧得目不暇移便笑了，于是自己动手搬过一把藤椅也在床边坐下。但他坐下后躺在床上的夫人挡住他的视线，叫他看不见孩子，他干脆站起来靠着夫人坐在大床边，对着尚未满月的儿子那粉红的小脸，露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他不是第一次做父亲，但他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正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战事告一段落，他有机会第一次看见女儿的时候，她已经是长出四只小牙满床乱爬的大娃娃了。现在，远征在即又要投入战斗之时，面对着才出生的儿子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做父亲是怎么回事。瞧着瞧着他忍不住要伸出手去在儿子的小脸上摸一把，不料想夫人的动作更快，她抬起手来轻轻地在他的手背上打了一下并且小声的说道：

“别惊动他。”

“哦。”

将军把手缩回去，她连头都不抬但却充满着柔情问道：

“喜欢他吗？”

将军顽皮地眨着眼睛说道：

“那当然，你又有一个活玩具破闷了嘛。”

路夫人慢慢地转过身来，平躺着面对路开说道：

“这孩子来得也真是时候，你马上要走，他可就来了。”

路开将军笑着对夫人说道：

“对头呀，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革命就是要有后来人嘛！”



路夫人听他这样说话有点不高兴，说道：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又是这套话，老那么正儿八经的，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将军的话令夫人很失望，这是她对他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总是不苟言笑的异议。路开将军也觉察到自己过于严肃不合时宜，便歉意地对夫人说道：

“那我要说些什么话才好呢？”

路夫人想都没想说道：

“说啥都行，家长里短我都爱听。”

路将军很不自然地说道：

“可我不会说那些事呀。”

“你呀你呀，你简直就是一截木头桩子。”

夫人说着便撒娇般地把左手举起向路开伸过来。将军赶紧接着把她的手轻轻地握在手中。夫人小声问道：

“很快就要出发了吧？”

“是。”

“能等到我出了月子吗？”

“恐怕不能。”

路夫人沉默片刻，说道：

“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我军指导战争的一贯原则呢。”

路将军没有立即回答，想了一下才说道：

“我会这样做的。不过，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有事前的思想准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嘛。”

夫人蓬着一头浓云般的乱发，仰着略显微红的脸面神色凝重地对路开将军说道：

“几十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对你是充分信任的！”

路开将军理解妻子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恳切地应了声谢而后显得非常轻松地说道：

“话匣子里经常唱的那支歌，挺好听，我挺爱听的呢。”

路夫人问道：

“啥歌呀？”

“你听着，我给你学着唱一唱，你看我学得像不像。”

路开清了清嗓门便五音不全地哼起来：

“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她听着，渐渐松开抓着他的手翻身披衣下床，向窗前走去，他也从床边站起，把搬到床前的藤椅搬回原处。然后夫妇二人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里坐下。在不太明亮的高脚罩灯的照射下，熟睡在大床正中央的儿子的身影却特别清晰。他和她此时都不愿意开口说话，生怕人语会击碎溢满柔情的宁静，只是满怀兴奋满怀希望，把目光锁定在出生才二十多天的儿子身上。屋外没有风，那几株古树纹丝不动，只有南屋紧靠大门处的传达室里还亮着灯。那灯光透出一道橙黄色的光亮，把入夜的大院映照得景物依稀可见。她喃喃着说道：

“我也曾经是一名军人。我懂，我很懂，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

路开很认真地说道：

“是。”

“我盼你早些儿‘平胡虏、罢远征’，平平安安回到家来。我不能没有你，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啊。特别是这一个，他来到世界上还不到一个月，还不知道叫爸爸呢！”

“是。”

“早去早回吧，我想呀，在你回来的时候，咱们的儿子应该学

会走步了。”

路开又应了一声：

“是。”

路夫人有点子不满意地说道：

“是什么呀？你怎么老说是呢？你是一个机器人不成？”

他听得她这样说，不好意思地把脑袋往胸前一沉，她看见他竟是这模样忍不住扑哧地笑出声来，她笑得把腰弯下去撒娇般说道：

“咱俩别闹了，说正经事吧。还没有给儿子取名字呢，你当爹的应当给他取个名字呀。”

“起个名字？起个什么名字呀？”

“起啥名字都行，你是孩子的父亲，你给他起个啥名字就叫啥名字。”

“好吧，让我想一想。”

路开笑着沉吟着，过一会说道：

“一时半会也真是想不出个啥名字来，这样行不行？别人叫我老 K，眼下暂时把小家伙叫做小 K，你说怎么样？”

路夫人大笑说道：

“好，好，就依了你，咱们家都成扑克牌了，亏你想得出奇。可这只是小名呀，还有大名那又叫啥？”

“这大名呀，可就得好好好想一想了。”

路开将军站起来在卧室里踱开了方步子，开动脑筋给儿子取学名。他想了一个又想一个，都觉得不好。再想一个，还是不满意。他在屋子里走过来绕过去，就硬是想不出一个他认为满意的名字来。不耐烦了，对夫人说道：

“这样吧，先喊着小名儿，大名不忙着取，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好好商量，你说这样行不行呀？”

“等你回来？你能不能把这事儿给忘了？”

“哪会呢？这是大事情嘛。”

“这也好。说定了，那就等你回来再说。”

“对，这就说定了。”

路夫人站起来走到他身前说道：

“咱们拉勾吧。”

“拉勾？”

“对呀，拉勾为定。”

夫人说着就向他伸出钩着的右手小指。他笑了，也把钩着的右手小指伸出去。当两只小手指头钩在一起的时候，他俩一边摇晃着一边齐声说道：

“拉勾说定，一百年不许变！”

这个乳名被叫做小K的男孩日渐长大。人极聪明，顽皮爱动。只要醒着，不是弄弄这就是动动那，满屋子里转悠没有一刻消停。他总是弄坏东西，不管是什么，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就非得寻个根底弄个明白不可。在他两岁那年，他在卧室里妈妈梳头的桌子上，看见妈妈才从手腕子上摘下来的那块小手表，一把抓过来，眼睛随着那只滴滴嗒嗒作响一圈又一圈走着的秒针愣神。他觉得奇怪，这根黑棒棒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怎么会响还能颠得颠得地走呢？他举起小手表放在耳朵跟前侧着小脑袋听听，再不就拿着那块表出神地看看还使劲地摇摇。他搞不明白这只小东西怎么会响还会走动，慢慢的他忽然想到，那里头一定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小朋友在闹着玩儿，他们正高兴地撑着那根黑棒棒打转儿呢。不行，得打开来看看，把它们都放出来，我也要跟她们一起玩儿去。这么想就这么办说干就干，他拿起妈妈的那块小手表，迈着走得还不太稳当的小鸭步，从卧室走到院子中，在房檐下铺着石条板块的地面上抡起那块手表连砸带摔地

敲起来。他妈妈听着声音不对头，待到赶来，从他手中把表夺过来时，那块可怜的小坤表，差不多已经粉身碎骨了。

光阴似箭，年复一年地长大了的小K。长得筷子般猴瘦模样，身子骨单薄得很，像是一阵大风就能把他吹出几丈地去。可他的心眼却是人越长就越灵巧，闪闪有神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悠，一转悠就是一个招数。小学毕业上初中，初中一年级的那些课程，比如说代数吧，只要听老师讲过一次再看看课本上的例题，就没有他不懂的，还有那俄语课就更不用说了，课本上的那些内容他都会。老师们都说，这个孩子的接受能力和反应能力比同龄的孩子要好很多。

大概是在小K读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的时候，这时候的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挨了一冬天寒冻的小鸟飞翔跳跃在树枝头，吱吱喳喳的啼鸣渐渐地叫来了满城嫩绿。但这个时节的早间和晚间还很凉，有时会刮起带着黄尘的大风，吹得人的眼睛痒痒地作痛。上点岁数的人的衣着大多数都还是一身冬装，而小青年们却不是这样，他们一个个都穿得很少耍起单来。小K也这样，穿得很少，他就为这招来麻烦，患上了感冒。

小K病得很重，高烧39度喉咙痛得咽口唾沫都困难。他妈妈这天早上没有上班留在家里带他上医院。在医院看过病打过针拿了药，她妈妈就把他和才拿到的药交给汽车司机小李，说道：

“我还要回单位上班，小李你就把他带回家去吧。到家以后要让他好好休息，还要看着他按时把药服下去。在下午五点钟我下班之前如果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她向小李交待完毕，站在医院大门口看着小李拉着小K的车子走远，才独自一人乘无轨电车回单位去。

小K在医院里打过针服过第一次药，不多时身上就渗出一

层汗。人在病中虽然还很乏，但滚烫的身子不那么热得难受了，特别是脸上的皮肤不像前一会儿那样紧绷着像抹了辣椒水般作痛，人整个是松快了许多，不过却仍然显着一脸病容，无精打采倦倦的独自一人坐在后排座上，脑袋斜枕着靠背，面向车窗外望着向车后退去的街景。

小K他正乘坐着的这一辆华沙牌进口小卧车，是爸爸的单位配给爸爸乘坐的，他多次坐过，但那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乘坐的，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车上除了司机小李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觉得车子里头突然空阔了许多，而且没有了往日的拘谨和约束，自由自在这可真是棒极了。心情好病就更是好了许多，他把脑袋从靠背上抬起来，抱着欣赏的心情专注的态度，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注视着车窗外的街景和行人。但到底是在病中，不多会儿他觉得有点儿累，又枕在靠背上合上眼睛养神。待到他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司机小李的驾车动作引起他的注意。何止是注意，简直就是激赏，他竟然神情专注地盯着看起来。瞧：小李手把方向盘时左时右，脚踩油门和踏刹车，还有变速换挡这一整套手脚连动的动作，简直是把他看得迷了神儿。俗话说“小孩子不装病”这话不假，这个时候已经来了精气神儿的小K，不再懒洋洋地靠在后排座的靠背上，他身子前倾趴在前排座的靠背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司机小李的各个动作。小李注意到他此时的表现，笑着问道：

“小猴精，怎么啦？病好了吧？”

小K没答话，但他趁着小李跟他说话这机会，一翻身从后排座爬过来在司机座的旁边坐下，他要从更近一点的距离上观察小李的动作。看着看着渐渐地他竟不由自主随着小李的操作动作，也手舞足蹈起起落落地比划起来。司机小李看着这猴模猴样的学样觉得好笑，就笑着问小K道：

“你干啥呀？”

小 K 说道：

“开车子。”

司机小李又笑了，问道：

“啥？开车子？你会开车子吗？”

小 K 说道：

“不会。”

司机小李说道：

“那不结了，你不会还比划个啥呀？”

小 K 很严肃带着教训的口气说道：

“嘿，这你就不懂啦，比划比划也是学习呀，你看我爸他们，不打仗也总摆弄作战模型什么的，这不都是一个道理吗？”

这个孩子虽小但说话竟透着大人说话的口气，这都可能和他的家庭环境以及经常接触的人和事有关，往往叫人听了猝不及防。司机小李听了他这话自然也是一时语塞答不上话，只在心中暗暗佩服着这个小猴精有点儿“水平”。小李不作声，车子穿街过巷继续往前开，小 K 只顾紧盯着小李的驾车动作，那一双眼睛时不时地往小李的脸上瞧，露着对小李敬佩的神情，倒是把小李瞧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

车子开到家，小李对小 K 说道：

“咱们到家了，下车吧。”

小李边说边从驾驶座上下来，绕到小 K 这侧把车门拉开请他下车。小 K 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他脑袋枕在靠背上紧紧地闭上眼睛。小李见状以为他又犯病了急着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难受了？来吧，下车，我扶你进屋里躺下就好了。”

小 K 不耐烦懒懒地把眼睛睁开，但那眼神却不往司机小李

的脸上瞧,过好一会儿才说道:

“不的嘛,我再坐一会儿。”

小K不下车,小李心里虽然有点急却也拿他没有办法,再看他歪着脑袋半躺着倒在靠背上病殃殃的样子,以为他又发烧了,伸手按按他的前额,觉得还是有热还汗津津的,便说道:

“你是不是很难受?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请她回家来照看你吧。”

小K本是默不作声躺着的,听小李说要给妈妈打电话就急了,呼的一下坐正身子,说道:

“别介,我好好的,没有病!”

小K的心里在想:因了这场病,好不容易才捞着个没人管的自由自在,再把妈妈叫回来,又得躺在床上捂汗还得吃那苦极了的药丸,多烦人呀!小李眼见着他赖在车上不肯下来又不让打电话叫他妈妈,没办法,只好央告般对小K说道:

“还是下车进屋去吧,听话。我扶你,要不我背着你进屋去也行。”

小K撒娇般地说道:

“不嘛。”

“那你到底要干啥?”

“我呀,嘻嘻……。”

小K冲着小李嘻嘻一笑,还回过头去愣着神儿瞧着方向盘和司机座。在他的脑子里这时也像是过电影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重复或分解着小李的各个驾车动作,两只手和两只脚也随着想象中的动作而动作起来。过了一些时候,他猛地一抬头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李,透着恳求的意思对小李说道:

“小李大哥哥,你教我开车吧,行不?”

小李听这话愣了,说道:



“什么？教你学开车？你今年才多大点儿呀。”

小K气昂昂地扬头说道：

“我都11岁了，长成大人了！”

小李觉得好笑，说道：

“11岁，是大人了？让你开着车子往人堆里扎着玩，是吧？”

小K发急着争辩道：

“不能不能，我学会了就不往人堆里扎了嘛，你一定要相信我能够学得很好的。”

小李有点儿不理睬他了，说道：

“别废话，你还是下车给我回屋里去吧，我只当你发高烧说胡话就是。”

小K毫不相让，大声说道：

“我没有发高烧，不是说胡话。我告诉你，我能学会的，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下车！小李大哥哥，到底是行不行呀？我求求你啦。”

小李在心里想：今儿个我让这小猴精给赖上了！无可奈何地说道：

“我教你开车是犯纪律的，你知道不？这事要是叫你爸和你妈知道，还不得批评我处分我呀！”

小K听小李这么说，立即坐正身子皱着眉头学着他爸爸平日里的说话姿势，举起右手往下一劈，说道：

“咱俩悄悄地干，不叫他们知道！”

小李听了再看他说话时的神态动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小K看他这样忘情的笑着就问道：

“你笑啥？”

小李止住笑，对小K说道：

“我笑啥？告诉你，俺今天浑身着上蚂蝗倒大霉了。别的都